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警寤鐘 第六回 發婆心驅鬼卻妻

豪俠知名挖壁時，伏梁相遇莫相疑。滿腔熱血空回去，還恨人間不義兒。

接說雲裡手再三勸黃公不要追求緝盜，黃公矍然起敬道：「不意草茅中有此盛德好人，足見存心忠厚。」話尚未完，馬快手道：「說那裡話。自古道：『縱一惡，則害百善。』此事也不敢主張，我也不把岑兄出頭，只拿這封條去稟知，憑本官主意便了。」黃公道：「此說亦是。」遂取十兩銀子，兩疋絲綢贈與雲裡手，叫他遇便到京中來，還有薄贈。雲裡手拜謝而去。當日馬快手竟稟知本官，將強盜與和尚，個個拿住。黃公在知縣面前也不題起雲裡手之事。話休絮煩。

且說雲裡手到家，母子俱各暢快。一日，雲裡手又偷至一家，姓伍名繼芳，是個舉人。同父親進京會試，家中只有一個繼母李氏，一個妻子何氏，婆媳二人素不相投。雲裡手進去，這夜正值二人大鬧，雲裡手伏在他臥房樑上，瞧著那媳婦只是哭泣，盡著那鬼婆婆罵進罵出，嚷得翻天動地，鬧至半夜才止。眾人俱漸漸睡盡，有兩個丫環，也和衣睡熟在牀後地上，止有那少年媳婦，還獨自一個坐著痛哭。雲裡手守的好不耐煩，恨不得跳下來叫他去睡，待我好自己竊取物件。正在心焦，忽抬頭見對面樑上一個穿紅女子，臉如白紙，披頭散髮，舌頭拖在唇外，手中拿著許多似繩非繩的幾十個圓圈盤弄，照著那哭泣的女人頭上，忽然戲下，忽然收上，忽戲下一兩個，或戲下百十個，一路從梁間直掛到地上。收收放放，令人看得眼花繚亂，倒玩得有趣。那婦人越哭得悲苦，這女子的圈兒越玩得有趣，一會又跳下地來，朝著那何氏磕頭禮拜，似有所求，一面又對著何氏而哭，一會又向何氏臉上吹氣呵噓，百般侮辱。那何氏一發哭得激切，雲裡手只目不轉睛瞧著，猛然想悟道：「哦，是了。這孽障必是個吊死鬼，待我看他怎樣的迷人。」說不了，又見那女子拿著一個大圈，朝著何氏點頭，叫他鑽進去。那何氏忽住了哭，癡眉定睛瞧著他半晌不則聲。猛取一條裹腳帶在手，那女子就急急先走乃牀前，用手指著牀上橫梁，做係繩之招他。何氏果然走來，將欲係繩，忽被牀頭鼠聲一嚇，何氏似有悔意，復走回坐著，重新哭泣。那女子仍照前引誘，見何氏不動，竟動手去扯。何氏復又昏迷，隨他而走，又被甚物一絆，復驚轉坐哭。如此數回，何氏雖不動身，卻哭聲漸低，漸漸癡呆，不比前有主意。時口中只念：「死了罷，活他怎的？」那女子一發拜求甚急，扯著何氏對面連呵數口氣，何氏連打幾個寒噤，這遭竟跟他到牀前去係裹腳帶。那女子忙替他係牢，又將一個圈兒幫在上面，自己將頭伸進去，又鑽出來，如此數回，才來推何氏鑽進。

何氏正待要鑽，雲裡手大喝一聲，憑空就跳下來，將何氏一把抱住，卻昏昏沉沉。那穿紅女子竟作人言，大哭大罵而去。那房中兩個丫鬟早已驚醒，忙走來，劈頭撞見個穿紅女，嚇得大喊：「有鬼！」合家人驚得跑來，個個撞見這個女冉冉的走出去，都駭得膽戰心寒，一齊跑至大娘房中，又見一個男子抱著大娘，又是一嚇。雲裡手道：「不須著忙，我是救你家人的。」這何氏亦早已醒，那惡婆子也嚇得騷屎直流，跑進房，媳婦二人感激雲裡手。問他姓名，因何至此？雲裡手亦以實告，又將那鬼形狀細說，眾人俱毛骨聳然，道：「怪的我們方才俱見有個穿紅女子出去。」何氏也道：「我初只恨命苦，不過負氣口說吊死罷，原不曾實心走這條拙路。不知怎一時，就不由我作主，竟尋了短見，臨時不知怎樣動手，只聞有人一聲喝，我方如夢中驚醒，略有知覺。若非義士救我，我此時已在黃泉路了。」說罷，大哭。雲裡手勸道：「已後切不可說失志話，你說出雖不打緊，就惹邪鬼相隨，每每弄假成真，不是當要的。」因將好言勸他婆媳和睦。說罷，就要告回。婆媳二人〔人〕取兩包銀子奉謝，道：「待會試的回家，還欲重重報恩。」雲裡手忙止道：「我只喜斂藏，不喜顯跡，你相公回家切勿來謝，今日領此盛情就夠了。不要又驚天動地，令我反不快活。」時天色微明，急急辭出。

行至太平橋，只見一個少年標緻女子，渾身爛濕，一個白髮老者摟著痛哭。雲裡手上去問，那老者哭訴道：「老漢姓竇，只生這女兒，因欠孟鄉宦二十兩銀子，他動了呈子，當官追比，老漢沒處那措，將女兒抵他擁鬆一肩。誰知一進他門，他奶奶見我女兒有些容貌，不肯留在家中，竟不由老漢作主，將女兒要轉賣他家做妾，償他銀子，說在今日成交。老漢苦急，昨日到伍舉人家，是我一門親戚，求他一個計較，誰知他進京會試，父子俱不在家，依舊空回。今早思量急迫，只得去求他婆媳，不想女兒出來投水，恰好撞見救起。若今日沒銀還他，我女兒又執性不肯嫁人做小，自然是死。他若有些差池，連我老性命，只好伴他見閻王罷了。」說完又哭。雲裡手惻然不忍道：「不必煩惱，也不必去求伍家，我身邊偶帶些須在此，不知可夠你公事否？」遂取兩包銀子一稱，恰好二十兩。慨然遞與他道：「造化還夠你事，你拿去贖出女兒，以後寧可餓死凍殺，切不可借下債來。」竇老父女雙雙跪下拜謝，雲裡手一把扯起。竇老道：「恩人高姓，住在何方？老漢好來叩謝。」我姓岑，號雲裡手，住在雙井巷，在家日子少。」正欲別去，忽孟家有幾家人尋來，雲裡手又對家人面前，替竇老說了許多公道話，央煩那些管家，在主人前替竇老贊助一言。說畢，將手一拱而去。

雲裡手歡天喜地回來，才進門，忽見母親啼哭，雲裡手大驚，忙跪下問為何事，傅氏道：「昨晚不知那個滑賊，乘我睡著，將我們一向辛苦之物席捲而去，故此苦楚。」雲裡手笑容勸道：「原來是失賊，這什麼大事，也去惱他？母親不須憂苦，我們原是這路上來，還打這路上去，正合俗語道：『湯裡來，水裡去。』正是理之反覆，母親過慮了。打甚麼緊？拼兩夜工夫，依舊有的，莫要苦壞身子。我今日替母親已積個大大陰德在那裡，保佑你百年長壽呢。」雲裡手恐怕母親氣苦不去，查失物件，反將昨晚與今早之委曲備細備告訴，要使母親忘懷。傅氏果然歡喜，登時解頤。雲裡手見母親有了喜色，方去煮飯，又同母親吃完，才悄悄去查所失之物，真也偷得刻毒，去得乾淨，不但財物一空，連那斧子也偷去。幸虧幾斗米，兩個柴不曾偷去，不然就應了毒眼神仙之口。雲裡手還怕母親不能釋然，整整一日，不敢出門，只在家中相伴談笑，分外裝出歡喜容貌，只要母親心下快活。

將近下午時分，早間那個竇老領著女兒來拜謝，見雲裡手沒有妻小，竇老就要把女兒許他，以報救濟大恩。雲裡手不肯道：「我早間實出一片至誠，憐你二人落難，故此相援，今日你若把令愛與我為妻，豈不是像個有心做的事，連我一段熱腸，反化為冰雪也。」竇老道：「不是這等說。假如今早不遇恩人相救，我父女焉得殘生，此時尚不知死所，且小女亦要嫁人，又那裡去擇這樣好女婿。況我與恩人未做親之前，還陌路施大恩於老朽，若做成了親，我小女之得所不想可知，連老朽亦有個靠山，強如在人家為婢為妾。」因向傅氏道：「求老奶奶立室主意，莫負老朽一點苦心。」竇氏也感激，情願嫁雲裡手為妻子。竇氏道：「既恩人不願，想有些嫌我猥鄙，陋質不堪正配，願為恩人之妾，以作犬馬之報。再萬不得，甘為侍妾，服侍孝奶奶天年，也是甘心。」說罷，流淚。

傅氏見二人情切，對兒子道：「既蒙厚愛，我兒不消執性，做親是件好事，恭敬不如從命罷。」雲裡手道：「母親言語怎敢不依，但孩兒名行也就要立。今做這營生，已自不肖，若再不顧名節，真是廢人了，這斷從不得。」竇老見他立意不允，哭將起來。竇氏道：「爹爹不必自苦，娶不娶由他，嫁不嫁在我，恩人雖不允從，我們卻已出口，料無一女許兩家之理。我們且回，孩兒誓不嫁人，願在守恩人之節，恩人料不肯到我家，容另日只接婆婆到家，慢慢報恩罷。」竇老稱善，就要告別。傅氏不捨，執竇氏手流淚道：「我兒執性，此事尚容緩處。」竇氏道：「夫婦原不定在同舍，要一言為定，就可終身矢志。妾雖居家，卻已是婆婆媳婦，改日少不得來接婆婆到家奉事。」各依依而別。正是：

萬般俱屬皮毛意，惟有恩義係人心。

連日無話。一日，雲裡手見家中空虛，忽想道：「前日竇老說，那孟鄉宦他既放債逼人，自不是良善之財，我何不往他家走走，難道他家吃人的血肉，不該去去打個抽豐麼？」算計已定，到晚竟往孟家來。

不知偷的什麼東西，且聽下回分解。